

從比較哲學的觀點 看西方哲學之精神及 中國哲學應有之展向

袁保新主講 哲四周博裕整理

「西方哲學之精神是科學的」，持有這種看法的東方學者很多，甚至一些西方學者如諾斯羅維也作如是觀。在這裡，莫爾首先分析所謂「科學」的詞義，指出一般人談論「西方哲學是科學的」往往就下述二義而言：一是指哲學依賴科學對實在界所作的研究，是科學知識成果之綜合系統化；另一是指西方哲學之方法在基本上與科學方法相同，即藉著一組預設公理設準駕御經驗，並以邏輯演繹系統之。但是，根據莫爾之批評，無論持有何種看法均忽略哲學史之真相，否定哲學之功能，不足以論西方哲學之精神。他的批評如下：

(一) 視哲學乃科學之整理與系統化的看法，只是少數的實證論者所堅持，歷史上的唯心論者即不苟同，且他們一直是自然主義最尖銳的敵人，我們不能以偏概全地說實證主義之精神即是西方哲學精神。同時，這種看法也抹煞了哲學批判保證科學知識之功能，及其預設的基本職能，是顛倒的看法。如懷黑德曾言：「哲學之工作，就是對科學之一種批評。」

(二) 視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本質上相似的見解，如諾斯羅維在「東西之混合」(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所言，認為西方知識之性格在於「Concepts by postulation」(設準或假設概念)而東方乃「Concepts by intuition」(直觀概念)，實犯了過度簡化(oversimplify)之邏輯謬誤。因為事實上，西方不但哲學史上將哲學建構得一如幾何學形式的學者極少；就是在科學中，這種方法亦屬理想，並未完全實現。同時，莫爾又認為諾斯羅維忽略了「直觀」也是許多西方哲學家追求真理的方法之一，並非東方之專利，故不能將科學歸屬為西方哲學之精神。

「西方哲學精神是外向的」，這是比較哲學家瑞鳩(Rain)所有的看法。我們國人持此觀念的人也很多，如錢賓四先生等。這種見解認為：西洋哲學思考的方向一直落在外在世界，即使注意人生諸問題，也只是社會及道德生活的原則，而不會正視生命內部所感受到的命運、靈魂等問題。拉達哈庫希南「這位當代印度的大思想家，即表示東方文化對改善實際的生活條件不感興趣，而專注於內心生活的平安與滿足，換言之，在東方哲人的心目中，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經由內在生命的實現才能解決，而非外在的觀察或邏輯的構思。但是，莫爾對於這種主張的爭辯為：

(一) 西方哲學的基本態度是對宇宙人生作全面性的反省，並未自限於外在世界，故人生內部之問題亦屬論題之一。如果只是將西方哲學等向於先蘇期之宇宙論時代，或者以自然主義涵蓋一切西方哲學流派，則勢必扼殺蘇格拉

底強調「認識自己」(Know thyself)之精神；而且也不能給倫理學上主張形式主義的康德，以及理想主義的費希特，予以客觀公允的評價。

(二) 東方哲學強調生命的實踐，即以實踐之進路與梵(在中國可謂天)合一，但這點在西方哲學家的眼光看來，應屬宗教範疇，不屬純粹的哲學領域。(顯然莫爾在這裡有偏見)。

「西方哲學的精神是反宗教的」，這種見解往往發自印度的哲學家，因為他們有感於西方文化中神人間的對立，及無神論的哲學此起彼落，實與印度本土宗教、哲學合一之氣氛迥異，故作此論。而莫爾的答辯很明暢，他指出西方哲學的本質即是探問(Question)，不受啓示權威之限制，但並非因此就是反宗教，只能說是「非宗教的」(non-religious)。再則，事實上，西方哲學家大都具有虔誠之信仰，這乃訴諸史料不可爭辯的事實。尤其近三百年來，科學突飛猛進，哲學與宗教必須面對科學新知之挑戰，更遑論相煎是非學。

是故，根據前述之分析批評，莫爾對一些東方學者所謂的「西方哲學之精神」一提出反駁，指出他們觀念上的誤差。但是，莫爾談到這裡並沒有因此鬆手，他更進一步地反省。從西洋哲學各時代哲人的共通意識中，再擬設一些更具普遍的特徵：「渴望求知」、「思想之自由」、「合理性之要求」，檢查這三個特徵是否可以稱為西方哲學與東方哲學迥異之精神所在。

莫爾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因為這三者與其說是西洋哲學之精神，不如說是哲學本身的特徵。無論東方與西方，如果有一種思想可以稱得上是哲學，它一定是由人性內部求知之衝動所引發，在一種精神自由的意義下，提出對於問題合理的解決。這乃是古今中外哲學之通義，並非西洋哲學所獨享獨佔。但是，一如莫爾談到這個問題時已然意識及其中之精

密差別，即求知之動機，西方是理論性的動機，為知識而知識；或東方則屬實踐性的動機，重點落在自我生命與絕對之合一，或德性生命之發揚。同時，對於「合理性」一詞的了解，由於西方哲學家並不一致，所以也極難確定。莫爾引述狄恩教授(Daines)對「理性」一詞的分析，指出理性在西方哲學史上有四種基本的意義，一是指觀察、比較、假設、實驗之程序，二是指數學邏輯之演證，三是指分析區別意義之推理活動，四是指關於道德行為、態度、規範、以及藝術創造，理性自身的判斷說明。其中，堅持合理性必須屬於前三種理性使用的看法乃屬於西方「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之傳統；而可兼及第四種理性使用的見解，屬於廣義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在這裡，東方哲學家對問題提出解決時，其所建立的合理性屬於前者？抑或後者？莫爾承認這並非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特別是當他想到印度專書哲學與中國老子思想時，由於對形上學所採向的終極實在，他們回答俱是消極否定的，如專書之「neti, neti」，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否認理性思維之價值，故會使這個問題變得複雜。最後，莫爾不得不承認像老子、專書這種哲學屬於一種「非定質的思維」(non-qualify thinking)，與西方哲學之「定質思維」(qualitative thinking)將終極實在理解為水、火、氣、善、上帝、物質、心靈……等等，有本質上的差異。但是莫爾仍要爭辯：由於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類似東方這種思想「神秘主義」(Mysticism)一向被排除在外，且老子與專書之哲學亦不能代表所有的東方思想，故標立一種與西方哲學不一樣的哲學精神，實屬門戶之見。換言之，莫爾在他四十餘頁的長文中，極力要證明的只是東西哲學之間並無對立的精神。即在兩千多年的孕育發展下，雖然東西思想對問題、方法、解決上各有不同的強調，但却不是相互陌生的，只要雙方竭力地互通智慧，則一種世界哲學是可能被實現的。(三之二)

獎學金申請公告

中國廣播公司獎學金、中央電影公司獎學金、台灣製片廠獎學金、中視公司獎學金、每種獎學金，每學年金額壹仟元，限戲劇學系影劇組學生，凡上學年學業八十分以上者，附申請書、成績單、最近二寸半身照一張，於十二月底前逕至台北市潮州街二十二號潮州同鄉會領取申請書及辦理獎學金申請

國際貿易學系獎學金，每學期金額伍仟元，限國貿組二年級以上之同學，凡上學期學業在八十五分以上、操行甲等、體育乙等以上者，附申請書、成績單、清寒證明、(申請優秀青年獎學金者免附)

均在此八十分以上，體育七十分以上者，合於條件同學，可於十二月卅一日前，逕至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三六〇號四樓申請。

地球綜合工業公司獎學金，每學年二千元，凡新聞、園藝、美術學系之高級同學，上學年學業七十五分以上，體育操行在七十五分以上者，需附繳申請書、成績單、及各系主任簽認推薦之申請書。請各系推薦一名同學，於十二月十九日前逕往獎學金組

彭氏宗親會獎學金，每學年二千元，凡該會會員或其子女、上學年兩學期學業、操行成績條件者可於十二月